來到精神科

腦退化，有時要入精神科醫院靜養。對，說的是我父親。他近來有一點幻想、妄想，要讓精神科醫生了解，然後配以適合的藥。

最初，母親對此很抗拒。「那不是入精神病院嗎？」但有什麼問題，就用哪個專科去醫治，對病人還是最好的。這是醫院的建議，而我也同意。香港對精神病院、精神病人一直態度歧視，歧視得認爲不入精神病院就等於沒病，是本末倒置。「醫生說，最後會分流到老年精神科，但在分流之前，會跟其他精神病人一起的，我怕有人會打他……」對此我也沒什麼好氣，回應說：「你見報紙經常有精神病人打精神病人的新聞嗎？」「那倒沒有。」「那裏有護士的。」

位於大埔的精神病醫院，探病時間和做法都跟一般醫院有分別。一般醫院分兩節，中午和晚上，但這所醫院只有下午二時半到四時半一個時段。「如果我也入了醫院，你就不會撞時間了。」乘車到醫院途中，母親這樣說，我也懶得回應。進了醫院的二樓，還有五分鐘才到兩點半，只見重門深鎖，有幾個家屬跟我們一樣在門外等待。時間一到，又跟普通醫院不一樣了，我們不是自由找父親的病床，而是先告訴護士找哪個病人，然後進入一個大房間，房間有幾組枱椅，我們心領神會，兩張椅子是家屬平排而坐的，而在桌子另一旁的椅子，則是病人的。

之後，穿着病人衣服的人陸續進來。他們有老有少，見到家人時都露出快樂的表情。有個男人彷彿在這裏住了一段日子，妻子來探望，話也不多半句，就拿出啤牌溝通。有個很年輕的，不足二十歲，父母姐弟叔嬸都來探望，但每次只能見兩人，他們就車輪轉一樣，我倒感到年輕人對某些親戚有點不耐煩，看來他的病，他的家，有很多難以理解的故事。

我父親坐在輪椅出來，第一句就說：「醫生剛才說，可以出院了。」這句話，讓我知道他還未可以出院。我也不想他住醫院，但有病，可以怎樣？但他吵完之後，又乖乖地坐下來看書。

人到老年，唯一敵人就是病。奈何？

風陵夜話
耶　生
yeahstudio55555@gmail.com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不要讓理想變成恥辱

跟大家說一個故事：從前，有一位男子，一生住在窮鄉僻壤，到他五十歲左右的時候，從閱讀中得到頓悟，認爲要把握時間，實踐出他理想的人生，用餘下的歲月，用僅有的力量，維護他追求的正義。他脫離了自己的舒適圈，離開村莊，走入陌生的城市，在冒險中遇上一次又一次的挫敗，焦頭爛額，卻無阻他的意志，繼續前行……

這故事，勵志嗎？它卻是經典諷刺小說《唐吉訶德》的故事架構。西班牙小說家塞萬提斯（Miguel de Cervantes）於十七世紀初創作了這部諷刺騎士小說的僞騎士小說，並成爲了西班牙文學，以至整個西方現代文學的典範作。

唐吉訶德的所謂冒險，的確滑稽。他騎着一匹老馬，將旅館當作城堡，將一群羊當作千軍萬馬，將風車當作邪惡的巨人，荒唐至極，卻自以爲帶着「爲了使鋼鐵時代，恢復到過去的黃金時代，由天意而降世」的使命感，實現騎士精神。

從此，「唐吉訶德」成爲了不顧現實，空談理想，以至偏執行爲的代名詞。然而，唐吉訶德的失敗與荒謬，眞的源於他的理想，還是他實現理想的方法呢？我想，他最失敗的，始終是他的品味。唐吉訶德啊！你穿一件鏽跡斑斑的盔甲、找一匹又老又瘦的馬，還有一個土裏土氣的同伴，哪怕你有信念，也是太不講究的信念吧！

或許，塞萬提斯會反對我的看法，畢竟他寫成唐吉訶德的故事，是爲了嘲諷當時西班牙還以爲能靠天主教征服世界的夢想，但正如屠格涅夫所說，唐吉訶德始終是「信念的象徵」。唐吉訶德滑稽，但不可笑。

信念，重要。我們可能會取笑唐吉訶德的行徑，但沒有人會眞心討厭善心一直未變的唐吉訶德，因爲我們都知道，人有信念是多麼可貴、多麼眞誠。我們不可以做唐吉訶德，但我們卻可以從唐吉訶德身上學習，先有信念，再談現實，不要讓理想變成恥辱。

甲蟲滾球
米　哈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西關恩寧路

小時曾住廣州西關寶華路，小學及中學同學也多出自那一帶。俗語說「西關小姐東山少爺」，一語點出廣州人的某些特徵。其實明白雖住西關，自己與「小姐」二字是不沾邊的。

西關有條恩寧路，與寶華路相近。小時放學，愛跟着同學在那一帶流連，對這條路記憶很深。

那條路兩邊有許多麻石路巷陌，還有近百年歷史的樓宇。最有價值的，是這條路具有典型的「騎樓」景觀。樓宇最低一層，門面都向後退建，以石柱支起二樓以上的建築，空出了一條與馬路平行的行人道。這就是俗稱的「騎樓」。騎樓可爲行人遮陽擋雨，非常適應廣州或是艷陽當空，或是驟雨突降的氣候特點，成了城市建築的一大特色。

恩寧路的樓房緊連，樓高都不過兩三層。臨街陽台既有寬闊得可以開枱吃飯的，也有只容一人站立的。窗戶看去形態古樸，花飾帶着今天已很少見到的別致。最有特色的是一些窗戶玻璃，由五彩玻璃拼嵌，表面又常帶磨砂或凹凸花紋，叫外人一眼看不透內裏。那一帶樓宇外牆多爲青磚，大門常設一人多高的雕花四扇木門，門後是萬夫莫開的「趟櫳」。打開木門，「趟櫳」既可通風透氣，又可防盜防搶。

過去若干年，廣州市政府曾實施改造舊城規劃，與民間意見未能完全相合。熱血青年曾激烈討論恩寧路一帶的改造。

現在的恩寧路顯然都粉刷修葺過，號稱「廣州一條街」。來這兒可見到表現此地舊城風貌與傳統行業的雕塑、騎樓老街、麻石街巷，還能見到這些年建立的文化產業。如臨街三層樓高的粵劇社團「八和會館」、香港歌星譚詠麟的廣州歌友會館、李小龍祖產所在的永慶坊。離永慶坊不多遠，是新建的粵劇博物館，再往前走，就是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故居了。

以遊客的眼光看，恩寧路的現狀體現了歷史與今天文化的相融相異，實希望這是官方與民間協調的結果。

人與歲月
凡　心
fanxinw@hotmail.com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歲歲年年蔣雯麗

一九九四年香港導演高志森執導了電影《年年有今日》，梁家輝飾演的已婚白領鍾有誠，一九六四年因颱風在大嶼山邂逅袁詠儀扮演的未婚少女蕙心，二人展開跨越三十年的情感傳奇，他們每年都在大嶼山相聚一夜，見證了彼此長情，也掠過了港島變遷。這部港片改編自美國百老匯名劇《明年此時》，該劇首演於一九七五年，獲得東尼獎等戲劇大獎，三年後被搬上銀幕，同名電影又橫掃奧斯卡等獎，女主演Ellen Burstyn因此劇與電影先後獲得戲劇東尼獎、電影金球獎的最佳女主角。

去年，北京央華戲劇將這部盛演四十多年的美國名劇搬上了華語話劇舞台，邀請了俄羅斯著名導演尤里・伊萬諾維奇・耶列明執導，還是保留了原劇的美國情境：一九五一年美國加州海濱旅館，一對男女邂逅，隨後看似荒唐地在每年同一天同樣地點約會，伴隨其二十年的悲歡離合，映照出社會時代的嬗變和道德觀念的轉換。華語版女主演是中國影視表演藝術家蔣雯麗，香港觀衆對她的印象有兩個關鍵詞：《霸王別姬》與金馬影后。

一九九二年陳凱歌導演的《霸王別姬》主演不是蔣雯麗，她只是出演了程蝶衣的媽，只有幾分鐘的小配角，蔣雯麗卻將這位妓女不甘於命運的苦難演繹得絲絲入扣。她也因此與該片攝影師顧長衛結緣，後結爲恩愛伉儷。《霸王別姬》的驚鴻一瞥，剛走出北京電影學院校門的蔣雯麗的演技得到了業界認可，但那時中國影院與國營製片廠等產業轉型，中國電影產量下降、創作處於低谷，她的演技並未得到進一步施展，直到一九九九年，她因主演長篇電視劇《牽手》，成爲中國家喻戶曉的明星。

蔣雯麗其實並未獲得金馬影后，兩者之緣又是兩代女明星的佳話了。

（上）

雁南飛
楊勁松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港式早餐

年輕時去旅遊，不論是單獨上路抑或與友同行，一切事情都可以隨心而發，隨遇而安。結婚之後，與太太及孩子出外旅遊，我們都不喜歡參加旅行團，因此不管途程遠近，我都會做足預備，自行訂好所有交通及住宿。甚至於旅程要參觀的景點，途中乘搭的交通工具，我都盡量預訂或編排，好讓我的家人可以無憂無慮，盡情玩樂。

我們並不需要入住豪華的酒店，但住宿必需包含早餐。因爲酒店提供的一般是自助式早餐，令我們可以飽餐一頓，接着出外遊玩便不需在午飯時間與當地居民爭相用午餐。另一方面，以我多年外遊的經驗，在其他城市吃早餐實在非常「難得」……

在內地大城市或台北旅遊，只要酒店並不在偏遠區域，出外吃早餐還算方便。不論是小餐廳，甚至是路邊攤檔，都可以吃到當地具特色的小吃。麵條、豆漿、稀飯、油條、餛飩，又或是西式的三文治、多士、奶茶、咖啡，形形色色、林林總總。但是去到其他城市，其實早餐的種類並不多。尤其是東京、首爾等大城市，他們的民衆大多在家裏自行弄些早餐，匆匆吃過了便趕快上班。因爲街上都沒有什麼大清早開門的食肆。除了連鎖經營的漢堡包店，就只有一些小餐廳，提供有限款式的早餐，選擇不多。

因此每次外遊，即使玩得樂不思蜀，也會令我想起在香港吃到五花八門的早餐。傳統的粵式茶樓一般都很早開門，除了廣東點心，還有「盅頭飯」，差不多等於一碗白米飯和配菜。其他的粥麵店，已經不止於白粥和炒麵，粥品的類型多不勝數。香港最大特色的食店就是茶餐廳。早餐的類別包羅萬有，中式或西式，甚至是混合而成。最重要是食物內容可以自由搭配，超越了從前簡單的「A餐、B餐」。有些餐廳甚至不設餐牌，客人只需要隨口說出想要吃的材料，餐廳便能製作奉上。這些港式早餐，也就是香港的品牌。

文藝中年
輕　羽
cloud.tkp@yahoo.com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參加美國夏令營的中國孩子

八月中旬，八十來名來自大連的男孩、女孩結束爲期六周的夏令營，離開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切斯特城的布什學校回國。他們的年齡從九到十二歲不等，在美期間每天上英文課，學習美國文化外，還參加體育活動。學校常帶孩子們出門。一到美國，他們就去離切斯特不遠的波士頓參觀MIT、哈佛等著名高校。孩子們表示：「以後也要上MIT」。

布什學校由私家公司建在當地早年棄用的一個大學校園，專做中國孩子的生意。他們設想今後要從夏令營擴辦成全年制學校，與當地其他私立學校合作，中國孩子去別處上課，住宿、飲食在本校解決，目前正在申請辦學許可。中國孩子對夏令營觀感如何？他們用簡單的英文對美國記者說：小城很美，有很多樹，很多狗，參加體育活動很開心，愛吃薯條、披薩、冰淇淋等。臨行前，老師帶他們去看了棒球賽，他們也覺得「好玩」。這個夏令營收費八千美元，加上來回機票、購物花費等，不是小數目。中國家長希望孩子此番能學好英語，了解美國文化，日後申請留學有優勢。

聽周圍的熟人、朋友談起，孩子赴美參加夏令營已成中產及以上家庭的最新趨勢。不知這類夏令營是否物有所值，家長們能否求仁得仁，我倒想起了百年前的「幼童留美計劃」。十九世紀晚期，由獲得耶魯學位的第一個華人容閎發起，清政府每年派遣一批幼童到美國學習，住美國人家裏，融入當地文化。若干年後，計劃被取消，政府召回所有幼童，大部分卻不願回國。因爲他們適應了美國文化，希望能在那裏進一步深造，甚至落地生根。

其中一個叫詹天佑，日後京張鐵路的總設計師。留美期間，他是當地男童棒球隊的出色選手。

墟里
葉　歌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「夜是滲着前事……」

鉛字肖像
楊　騏
逢周一、三、日見報

踏着舊日懷念昨天的你
夜是滲着前事全揮不去
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見
就讓我在懷內重得溫暖

深夜時分，中環石板街的斜路上，一個女孩一路哼唱着《無心睡眠》，一路手舞足蹈，學着張國榮的模樣踏步、轉圈、手指天，古靈精怪地學了個半吊子，樣子十分有趣。

她名叫千夏，來自日本神奈川縣，一九九三年出生，正值電影《霸王別姬》上映的年份。她的母親很喜歡張國榮，所以她自小耳濡目染，不少張國榮的歌都會哼上幾句，但都談不上有多喜歡。直到二〇〇七年，「霸王別姬藝術展」在神奈川展出，才讓她徹底淪陷。

我與千夏相識約有七年，第一次相遇是在上海，一場張國榮紀念活動上，我們恰好是鄰座。我們嘗試用各種語言來溝通，那時她只學過幾句中文，英語不太通，廣東話也很不廣東，而我的日語也只夠耍耍花腔，兩人之間的交流幾乎是在「肢體語言」和「對Leslie的認知」這兩者之上建立起來的。明明該是「當我在左轉，你偏行向右，終不得遇見」的兩個人，只因爲喜歡上同一個偶像的緣故，我們的步調竟變得如此地一致，一起唱《Monica》的時候，懂得做同樣的手勢，默契地將「Thanks Monica」置換成「Thanks張國榮」。

活動盡興了之後，她遞上一張收藏許久的剪報當臨別贈品，那張《朝日新聞》上寫着：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nema in Japan had started with Leslie yet ended with him。我來不及細想一個香港明星爲何能對日本產生這樣的影響，只記得那夜路燈與星光的映照下，千夏也是這樣踏步、轉圈、手指天，一邊學着《無心睡眠》的舞步，一邊和我道別。那時，我們約定了要在香港再見。

這一別竟有七年之久。沒想到再見時，千夏的廣東話竟已變得非常廣東了。

我陪千夏逐一走過中環的街巷，探尋那些霓虹招牌和燈街花木背後隱匿的一切。經過那些矗立了幾十年的建築，她覺得陌生又熟悉。中環曾留有張國榮足跡的地方被我們一一尋獲，千夏一路唱着他的歌，在藝穗會門前唱起《追》，在都爹利街燈旁唱起《有誰共鳴》，在舊立法會大樓奔跑着唱《愛慕》。這個來自神奈川的女孩，唱起了昨天的故事，唱給今天的行者，也唱給明天的過客。

他山之石

在日本旅遊途中，到處見到中國字，用詞的排列組合雖與正規中文略不同，但意思完全可以明白。日本人用中國字有其歷史淵源，在《源氏物語》、《沙門空海》等許多日本文學作品中，都顯示出日本對中華文明的膜拜。在一段漫長的時代，日本有志之士冒生命危險登上海船，歷經千辛萬苦前往中國，能活着登岸的，又跋山涉水去到長安，一住數年數十年，認眞學習絢爛的盛唐文化及習俗，然後將學到知識帶回日本發揚光大，所以，今天日本的藝術宗教等許多領域仍流動着中華文化的氣韻。

一個肯於學習的民族是會不斷進步的。日本人不僅熱衷於中國古文明，他們也積極吸納世界各方面知識。在橫濱美術館，那是個非公休日的早上，我們見到的參觀者十之八九是老年人，特別是女士，她們衣裝雅致，三五成群，或獨自一人，從偌大廣場緩緩步向美術館，排隊購票，只爲一睹最新展出的法國印象派馬奈的畫作，由她們的行爲，可以想像到日本人藝術修養之一斑。在生活層面，現代日本民衆予人自律自尊及團結觀感：街頭垃圾桶極少，卻又處處潔淨；服務人員，特別是年輕員工，個個工作起勁；所有店舖的工藝品、紀念品、畫作布料，都具有統一民族特色……

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其他民族美好一面及良好經驗，都值得我們借鑒。

紅塵記事
慕　秋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逢周一、三見報

下班後的時間

在公司奔波勞累一天後，回到家就什麼都不想做的人，大有人在。

還在讀書時，放假回家，看到爸爸媽媽晚飯後不是躺在沙發刷手機，就是抱着電腦狂追劇，總是覺得他們「浪費時間」。偶爾媽媽說想學這個想學那個，幫她下載了App，學了一半就以「老了老了」爲由放下，每當這時，便會開玩笑地說她偷懶不學習。

到自己也入了職場，終日奔波苦，回到家時，眞的只想攤在沙發上，什麼都不想做。終於懂了父母那時候的看似「浪費時間」，其實是「休養生息」。

人每天上八、九個小時班，用勞動和時間，換取金錢報酬來養活自己。忙碌一天後，回家還要做飯，清潔，到全部事情做完可以休息，夜晚已過去大半，睡覺的時間馬上就要到了。

下班後的時間，總是格外緊張。要怎樣才能「有效」利用，成爲都市白領熱衷探索的話題。

有的人選擇健身，一下班就去健身房或游泳館，揮灑汗水，換回馬甲線和人魚線。有的人選擇學一個新技能，畫畫或者彈琴，陶冶性情。有的人選擇娛樂，看電影、逛書店，爲自己增廣見識。還有人選擇與三五好友小聚，找個地方坐坐，幾盞酒，聊聊近況，談談人生。

下班後的時間，可以過得豐富精彩，取決於當事人打算怎麼安排。

當然，也不排除有些人下班後的時間眞的很短暫的可能。比如需要加班到深夜，或者通勤之路漫漫，動輒需要兩三個小時。特別是在大城市，這樣的情況較爲多見。這種情況，下班後的時間就顯得格外珍貴了。儘管可能轉瞬即逝，但利用好了，也能爲自己第二天的工作積累元氣。

說到底，如何高效利用下班後的時間，取決於當事人的心態。想要充分利用時間提高自己，那就規劃好時間，把晚飯、學習、鍛煉都安排起來，嚴格執行即可。想要Hea也沒關係，懶懶地養精蓄銳，也沒什麼不好。

閃念
大　千
逢周一、三見報